

国际南社学会·南社丛书 总主编/柳无忌 第二套 主编/谷文娟 高铨 杨玉峰

姚鹄雏剩墨

姚鹄雏 著
杨纪璋 编

国际南社学会·南社丛书

姚 鵉 雛 剩 墨

杨纪璋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028号

姚 鵬 維 剩 墨

杨纪璋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

850×1168 1/32开本 6.375印张 160千字

印数00001—1000

1994年2月第一版 1994年2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498-0/k·49 定价: 5.7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柳 无 忌

二十世纪初叶崛起于文人汇集的大江南北的提倡革命的文学团体南社，其历史距今已有八十余载，却仍能号召着国内外对人文社会科学有兴趣的人士，纷纷在各地发起南社研究，自北京至南京，包括南社发源地的江、浙、上海，乃至广东，以及香港、台湾与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远达美、欧、澳三洲。这些南社爱好者先后在海外与国内组织了南社学会^①，联合起来，以探讨和评介南社对于近代中国文学与民主革命的贡献，并扩大了南社研究的学术领域，形成一门新兴的南学。可是，经过历史的变迁，在兵马荒乱之际，除少数以外，南社作家的诗文遗著正在逐渐散失，他们的声名几将湮没无闻。因此，我们认为发扬南学有两件应做的工作：（一）我们要抢救现尚幸存的各种南社资料，把它整理出来印行问世，给予今日和来日的南社研究者以文献有征的便利；（二）我们将尽力为南学的成果培植一个读者园地，使其灿烂的累累果实，得到游园者的欣赏和赞美。

为达到这个远大的目标，国际南社学会拟订了一份《南社丛书》^②的出版计划。今日，经过相当时间的酝酿，得到多数南学同志的支持与协助，我们高兴地盼望着这部丛书不久即可与读者见面。根据预定计划，《南社丛书》分若干套，每套十种，陆续印行。其类别有三：（一）南社文献，亦即南社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所遗憾的，没有经济力量把柳亚子等编的《南社丛刻》

二十二集与《新南社社刊》一册重印问世，亦未能复制胡朴安编的《南社丛选》十二册；但作为学会的贡献，我们将在《丛书》内刊出以新颖的方式、按照作品的内容分类、选择一百二十位社员的诗、词、文编成的一部篇幅浩瀚的《南社选集》。令人兴奋的，我们最近得到了，并将首先刊行、新发现的柳亚子手编《南社丛刻》第二十三集与二十四集的未刊稿。我们拟重印南社唯一的小说集，加以增补校订；同时，我们已编出一册《南社诗话集》，以为此类著作的先声。（二）南社作家的诗、词、文遗著，包括南社发起人陈去病，与南社有密切关系的高吹万、姚石子，以及南社重要作家如林庚白，傅钝根，刘季平，沈眉若，沈颢若诸人^④。（三）有关南社的著作，从综合的南社研究以至个别的社员研究。在这方面，我们以南社的历史为研究中心，在《丛书》内即将刊出资料丰富、内容充实的《南社史长编》。此后的研究对象可扩大为南社与近代文学的关系，它对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各部份的贡献，以及南社作家的评传和他们在文坛上的地位等。这些南学的重要课题，亟待研讨，期待其早日完成。作为南学的引导，让更多读者了解南社人物的阵容，《丛书》将推出百人以上的《南社人物传》，并辅以百绝句的《南社人物吟评》。虽然出版界已有好几种有关苏曼殊与柳亚子的书籍，但是对于他们的专题研究而有特殊成绩的作品，仍将列入《丛书》之内。因此，除了印行《吴梅评传》外，我们亦拟刊出《苏曼殊新传》，《苏曼殊资料集》，《柳亚子诗歌初探》等著作。

上列各书将于正在编集的第一套、第二套《南社丛书》内陆续出版。这是我们工作的开始，尚须继续努力，完成这个重印并创造南社文献的巨大计划。为争取时间，各书的付排，拟依照稿件收到的次序以定先后。这两套《丛书》亦将同时在两家出版社^⑤分别印行，俾得早日呈献读者之前，迎接此后其它各套丛书的问世。我们希望这份工作能有所成就；更欢迎研究南社的学人和社团与我们携手合作——南学的前途无量！

1992年5月
写于国际南社学会成立三周年纪念

① 国际南社学会成立于1989年5月4日，秘书处设在香港；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于1990年11月13日在北京成立。南京与上海都在筹组南社研究会，广东南社研究会最近即可成立。

② 此后在本文内简作《丛书》。

③ 柳亚子与苏曼殊的著作已有多多种全集、文集、诗词集、选集等印行流传。

④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前 言

南社继幾、复之后，人才济济，以数计，有后来居上之概。在民初时期，各刊物主持笔政者，什九为南社人士，毋怪柳亚子要这样的夸口说：“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之天下”了。南社为革命组织，既尚气节，复崇学术，而缘情体物，结藻清英，在文字上，更使人望景希风，追慕不已。云间姚鹓雏，便是其中的翘楚。

鹓雏天资超逸，倜傥风流，当时有位毕幾庵撰《人间地狱》说部，以赵栖梧隐射姚鹓雏，音欬笑貌，刻画入微，对之仿佛其人涌现在我眼前，简直把鹓雏写活了。前辈胡朴安，又谈到鹓雏的一件趣事：原来朴安和鹓雏都过着新闻记者生活，一日有人乘马来访，其时乘马车的都属阔人，新闻记者是没有资格乘坐的，及下车，却为鹓雏，问他有何要事？鹓雏说：“特来借钱”。问需若干？答：“借四元，付马车费”。朴安为之大笑。由此可见鹓雏的清狂不羁，和他晚年雍雍矩度，先后判若两人，其奇特有如此。

鹓雏才思敏捷，亦有一则佚闻：叶楚伦办《民国日报》，其副刊长篇小说由鹓雏担负。某晚，鹓雏大醉，未能属稿，而手民待候甚亟。无已，楚伦乃代续数百言，戏将小说中的主人公置诸死地，且有丧葬一切办理完妥云云，使鹓雏无可下笔以难之。不料，翌日刊出后，鹓雏续撰，冠以“一梦醒来”四字，轻轻一笔，毫不费力，而接演其正文如故。楚伦为之惊叹佩服。

鹓雏著述等身，每一种问世，我都置备案头，如《二雏余墨》（与朱鸳雏合撰）、《风飏芙蓉记》、《燕蹴箏弦录》、《春奁艳影》、《龙套人语》等，都是我很喜读的。他的文笔，宗法林畏

庐，我认为鹄雏的风华跌宕，蓄韵幽妙，有出蓝之誉。惜乎我所置备的，悉在十年浩劫中，付诸荡然。幸也鹄雏中郎有女，明华、玉华，婉娴有文，而令坦杨纪璋，谊重渭阳，情深冰玉，视乃丈的手泽，不啻璠瑜琳琅，奉为琬琰。在手头的，如《苍雪词》等，油印分贻戚友，有亡失的，不惮烦劳，四处搜采，露纂晨钞，无间寒暑，苦心孤诣，有志竟成。那《龙套人语》改名《江左十年目睹记》，纪璋加以索引诠释，已于八四年出版。最近又联系将鹄雏的笔记、诗文、小说、传奇等，分为若干门类，汇为一编，名曰《姚鹄雏剩墨》。在我来说，投老残年，复得重展故人作品，以温旧梦，这是出我意料的快慰；在另一方面来谈，如今社会趋向欧风，忽于国故，举凡具有传统代表性的著作，一任其飘堕湮没，置若罔闻无睹。这个问题，是值得考虑的。现在能把这部饶有史料性和可读性的姚鹄雏遗著，付印以饷读者，我乐而为赞一言，是否适当，在所不计了。

一九八七年大暑，郑逸梅于纸帐铜瓶室

作者生平简介

姚鹄雏（1883—1954年），原名锡钧，字雄伯，别署鹄雏；以生于壬辰龙年，笔名龙公。江苏省松江县（现属上海市）人。幼时迟钝，读书常不熟，十三四岁时悟性忽启，智力飞跃发展，下笔千言立就。应童子试得第一名。入松江府中学堂为高材生，博闻强记，好学不倦，以优异成绩毕业，考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师事林琴南，得其薪传，为文婉约风华。又善诗词，与同学林庚白齐名，尝各以诗百首，刊《太学二子集》，以是崭露头角。辛亥革命起，大学堂停开，鹄雏辍学南归，由于陈陶遗介绍，任上海《太平洋报》编辑，得与南社创始人柳亚子高天梅等交游，遂加入南社。后改任《民国日报》编辑。1918年春，应聘赴新加坡任《国民日报》编辑，得侨胞礼遇，嗣因病回国。此后历任上海《申报》及《江东》《春声》等杂志编辑，经常发表小说、诗词等，蜚声当时。才思敏捷，能日写数千言，各体无不工妙。兼工书法。民国十四年，任江苏省省长陈陶遗秘书。嗣后历任江苏省教育厅秘书、南京市政府秘书长、江苏省政府秘书等职。虽在仕途，不同流俗。从政之余，先后在东南大学、河海工程学院、南京美专、江苏医政学院、中央民族学院等校兼课，主讲国文。抗日战争爆发，携眷内迁入蜀，任监察院主任秘书，抗战胜利，递补为监察委员，仍兼主秘。

解放后，受聘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文史馆馆员，膺选苏南区人民代表。旋出任松江县副县长，为桑梓服务，在任内，襄赞擘划，多所建树。1954年患胃溃疡，手术后又罹胆石症，不愿再开刀，病重逝世。

著述甚多，主要有《恬养箴诗》五卷，《苍雪词》三卷，《十四

榆眉室文录》、《桐花笏月馆随笔》、《饮粉虎笔语》。说部长篇较早者有《燕蹴箏弦录》，晚作有《龙套人语》，均已行世，后者解放后重印时改名为《江左十年目睹记》。《恬养箴诗》和《苍雪词》有合集出版。

（长女）姚明华供稿

目 录

姚鹓雏剩墨前言·····	郑逸梅(1)
作者生平简介·····	姚明华(1)

十四榆眉室文录

七襄杂志叙言·····	(1)
乐石社记·····	(1)
舒泽卿诗稿序·····	(2)
哀弦集序·····	(3)
逋居士集跋·····	(4)
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5)
高吹万诗集序·····	(6)
瓶粟斋诗存序·····	(7)
弘一大师全集序·····	(8)
寒窗灯影图题辞集序·····	(9)
与叶楚伦书·····	(9)
姜峻甫家传·····	(11)
姜岸人生传·····	(12)
沈逋翁传·····	(12)
张蕴和传·····	(14)
何宪纯家传·····	(16)
杨了公墓碑·····	(17)
沈联璧纪念碑·····	(18)

叶楚伦先生墓志铭·····	(19)
风不宁斋斋额跋·····	(21)

笔 记

一、饮粉虎笔语·····	(22)
说茶·····	(22)
记酒·····	(23)
记畏庐先生·····	(24)
说诗·····	(24)
记游·····	(25)
记南社·····	(25)
记作说部·····	(26)
记恩遇·····	(28)
论词·····	(31)
记京师大学堂·····	(31)
二、春水相干室拾隽·····	(33)
沈家园·····	(33)
鸳水仙缘·····	(34)
张宗扬诗·····	(35)
陈眉公告衣巾呈·····	(36)
湘绮佚事·····	(36)
联语杂忆·····	(37)
苏诗·····	(37)
好恶·····	(38)
二阵·····	(39)
偏嗜·····	(39)
东坡心不着境·····	(39)
屏山·····	(39)
金清谷·····	(40)

落霞	(40)
黑王相	(41)
乐君	(41)
院	(41)
使官	(42)
仓法	(42)
林英	(42)
溢“文”	(43)
出去	(43)
和尚置梳篦	(43)
张安道	(44)
三、记苏曼殊	(45)
四、幾园	(47)
五、宣南感旧录	(51)
六、峨眉老人	(55)
七、记湖杭异人事	(58)

文 羽

(119条)	(61)
--------	--------

诗词话论

一、桐风萝月馆随笔	(72)
二、生春水箴诗话	(93)
三、梦湘阁说觚	(100)
四、读梅圣俞诗	(108)
五、梦湘阁校诗记	(110)
六、也谈新体诗和旧体诗	(112)
七、恬养箴集外诗	(114)
(一) 自叙诗二十四首 (附序)	(114)

(二) 江汉湖湘之间杂诗 (45首) (附序)(124)

(三) 湘黔、黔蜀道中杂诗 (13首)(128)

小说杂谈

一、稗乘谭雋(130)

二、说部摭谈(137)

三、略论小说之起源与演变(139)

四、小说杂咏 (16首) (附序)(141)

杂 剧

一、沈家园传奇(146)

二、菊影记传奇(162)

三、红薇记传奇(178)

编后记杨纪璋(185)

十四榆眉室文录

七襄杂志叙言

七襄刊行，同人以叙言请，鹄雏唯唯有顷，作而言曰，立言之方博矣哉，要以相时而施其箴砭则臧。正言之不见听，微言之，微言之不见听，谏言之，谏言之不见听，则支离诞漫，上九天，彻八埏，庄而鼎彝，幽而萝荔，宏而雷霆，细而蛰蛰以言之。夫惟虞初，帝遣黄衣使者，遍采诸国之风而为志，则亦一代之征而百世之讽也，可以已哉。又作而曰，灵思之力伟矣哉，殊呻窃吟，蹶天踏月，制万汇，解大理，离故实，绝言语，时而秣春，则葩萼纷若，芬馨离若矣。时而朗夜，则云霞燦若，风露冷若矣。时而深山大川，崢嶸浑浑，虎龙育焉，时而恬弦细管，喁喁融融，禽鸟鸣焉。故万籁无朕，惟思是衷，以思逆思，若衡若鉴，兹詹詹者，亦或有取哉。金曰，有是哉，言之滉漭陆离也，有若云锦之烂也。思之芴莫无涯也，有若杼丝之乱也。斯其所以为七襄哉。语既，鹄雏遂书之，以弁于简。

乐石社记

乐石社者，李叔同息霜与其友朋弟子治金石之学者，游心邃古，穷极渊微，探讨观摩，以时会集之所也。余懵于斯道，无所赞于李子。顾于李子怀文抱质，神合千祀之旨，则不能无述焉。始余橐笔走沪渎，获交李子。李子博学多艺，能诗能书，能绘

事，能为魏晋六朝之文，能金石篆刻。顾平居接人，冲然夷然，若举所不屑；气宇简穆，稠人广坐间，渊默无言。而一室萧然，图书环列，往往沉酣咀吸至忘旦暮。余以是叹古之君子擅绝学，垂来今者，其必有收视反听，凝神专精之致，所以用志不纷，而始末若一，盖斯事大抵然也。兹客武林，出其所学，以饷多士。鱼鱼雅雅，讲贯一堂，缣素鼎彝，摩挲濡染，郭中羊裙，掩映湖光山色间，方今之世，而有嗜古好事若李子者，不令千载下闻风兴起哉。社友龙丁费君，我乡人也。造门告以斯社之旨，并以作记为请。余视龙丁博学多艺如李子，宁静介特如李子，而又同客武林间，尝私念倘曾友李子否邪？及兹为余言识李子及结社事，袖出絨札，赫然李子书也。信夫，气类之合有必然者矣。将以闲日诣六桥三竺间，过李子、龙丁，尽观其所藏名书精印，痛饮十日，以毕我悬迟之私。李子、龙丁当能坐我孤山梅树下，相与偃仰歌呼，胜赏既阑，磨崖题名以纪踪迹，为湖山增一故事也。因书此为息壤，旃蒙单阏，云间姚鹓雏。

舒泽卿诗稿序

诗自三百篇以降，屈宋开词赋，苏李枚乘为五言，建安鬯其指，齐梁密其法，至李杜苏黄而体制大备，极其变化。后世承学之士，泛滥采获，从其才性之所近。才有偏至，尝鼎一脔，以自饜足，而流派出焉。清同光间，海宇航通，国势日蹙，士逾习僻书异闻，厌守故常。诗体亦变，务湔汰凡近，以淳深奥衍相高，谓之同光体。于浙则袁昶，沈曾植，赣则陈三立，闽则陈宝琛郑孝胥，皆其魁率者也。其论宋，浙赣诸公大抵崇山谷，闽诗流乃标举梅圣俞王介甫，都门厂肆，《宛陵集》纸价倍贵。顾其时先进若李慈铭张之洞，均出入唐宋，要归于清华博大，不以钩章棘句为能。南皮于散原诗，有张茂先吾所不解之叹，其过芜湖吊袁昶诗，尤力斥江西。慈铭弟子樊增祥为中晚唐，雅贍不及其师，而

特韶秀。至于湖湘间诗人则尤大异是，湘中武冈邓辅轮、湘潭王闾运并起有名。弥之五言宗陶谢，近体法杜陵。其弟辛眉论诗，更为明七子张目。壬秋独老寿，骚选盛唐，浸淫滂沛，篇什繁富，蔚为大邦。其言学诗，力主模拟，一字一句必求其似，久之纯熟，乃若己出。所论若是，盖与闽赣诸贤异趣。壬秋又曰，湘人之诗如高髻云鬟，不效时世。今揽其篇章，信乎自守甚笃，伦脊不素者也。余以丁丑之冬，避倭寇，道长沙，其明年始来沅州，主舒泽卿先生家。先生故以明经为县令，退老里閤，儻然儒雅，与余上下谈议甚欢。而尤好余诗，以谓可与语古人也。尝语余，僻处辰沅万山间，鲜师友之辅，虽屡出佐军旅馆，县邑，展转岭南湖北，渡扶桑，客陪都，数十年来颓然老矣，而学不加益。今所存诗裁如于首，出之故笥蠹简中，沈录未暇，子其为我裁定之，微子，我将终付之尘塋烬煨已耳。余受而读之，则崭然湖湘诗人之诗也。其婉而多讽，丽而不缛，盖弥有得于唐人者。悱恻温厚，自摅情性，与世之貌为艰深奥衍者迥异。余少亦好南北宋诗，二三十年间为之不厌。近年心力稍放散，亦颇谓刻斫蓄缩之过，其气以茶，故转取宽纵以养其气，微存华泽，不甚芟翦，长洲吴梅遂谓余诗渐由宋以入唐。余固不克副此言，然于舒先生治诗之旨，必愈有合也。余方将北游巴渝，行有日矣。兵事益急，传烽駉駉及沅水。先生谓苟此不可居，晃县深山中有先人之敝庐，行归终老焉。世变无穷，天壤共弊，与先生别，黯然殆难为怀。因书论诗大旨于简端，并志其惓惓之意如此。他日事平，余与先生各宁其居，暇辄相思，取此文阅之，其亦矫首东望，而叹兹日之会合，为不可复得也乎？

哀弦集序

自余来芷江，方谋税屋，则遇黄子仲轩于舒先生泽卿之斋。仲轩视余刺，辄愔然起，谓廿年前读余诗，尚能诵之。遂执手相